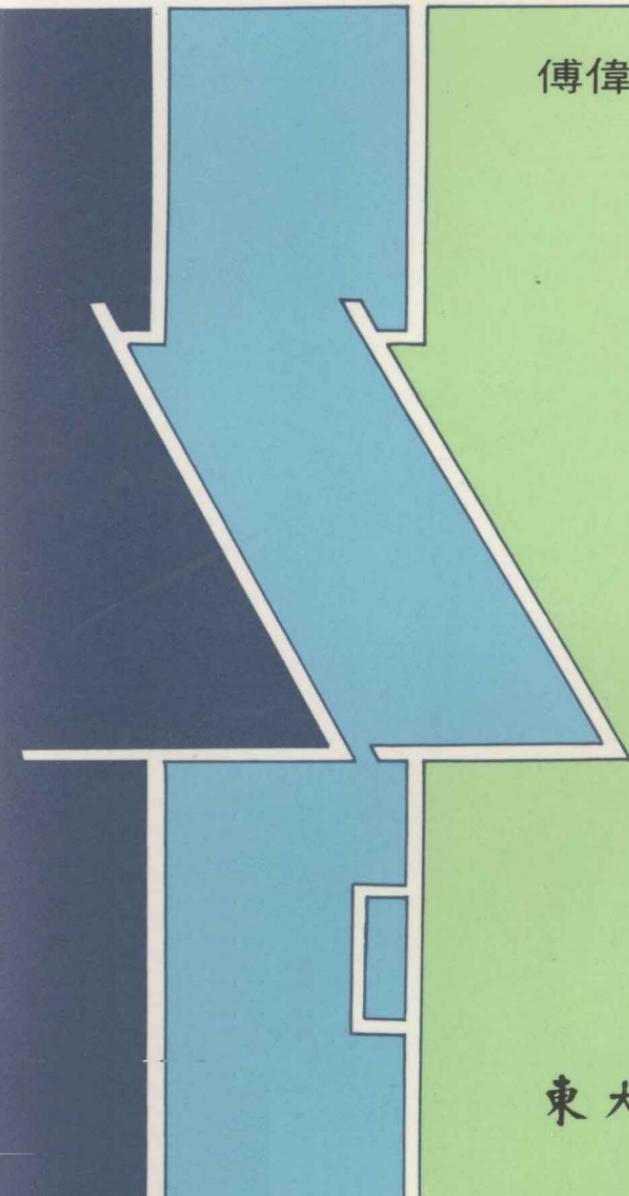


世界哲學家叢書

高達美

嚴平著

傅偉勲 / 韋政通 主編



東大圖書公司 印行



世界哲學家叢書

高達美

嚴平著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高達美／嚴平著. --初版. --臺北市：
東大發行：三民總經銷，民86
面；公分。--(世界哲學家叢書)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19-2078-9 (精裝)
ISBN 957-19-2086-X (平裝)

1. 高達美 (Gadamer, Hans Georg, 1900-) - 學術思想 - 哲學

147.79

86002789

國際網路位址 <http://sanmin.com.tw>

◎
高

達

美

著作人 嚴平
發行人 劉仲文
著作財產人
發行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五〇〇六六〇〇
郵撥 /〇一〇七一七五一〇號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 /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初版 重南店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
編號 E 14077
基本定價 肆元陸角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ISBN 957-19-2086-X (平裝)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本叢書的出版計畫原先出於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多年來的構想，曾先向政通提出，並希望我們兩人共同負責主編工作。一九八四年二月底，偉勳應邀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三月中旬順道來臺，即與政通拜訪劉先生，在三民書局二樓辦公室商談有關叢書出版的初步計畫。我們十分贊同劉先生的構想，認為此套叢書（預計百冊以上）如能順利完成，當是學術文化出版事業的一大創舉與突破，也就當場答應劉先生的誠懇邀請，共同擔任叢書主編。兩人私下也為叢書的計畫討論多次，擬定了「撰稿細則」，以求各書可循的統一規格，尤其在內容上特別要求各書必須包括（1）原哲學思想家的生平；（2）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3）思想傳承與改造；（4）思想特徵及其獨創性；（5）歷史地位；（6）對後世的影響（包括歷代對他的評價），以及（7）思想的現代意義。

作為叢書主編，我們都了解到，以目前極有限的財源、人力與時間，要去完成多達三、四百冊的大規模而齊全的叢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光就人力一點來說，少數教授學者由於個人的某些困難（如筆債太多之類），不克參加；因此我們曾對較有餘力的簽約作者，暗示過繼續邀請他們多撰一兩本書的可能性。遺憾的是，此刻在政治上整個中國仍然處於「一分為二」的艱苦狀態，加上馬列教

2・高達美

條的種種限制，我們不可能邀請大陸學者參與撰寫工作。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獲得八十位以上海內外的學者精英全力支持，包括臺灣、香港、新加坡、澳洲、美國、西德與加拿大七個地區；難得的是，更包括了日本與大韓民國好多位名流學者加入叢書作者的陣容，增加不少叢書的國際光彩。韓國的國際退溪學會也在定期月刊《退溪學界消息》鄭重推薦叢書兩次，我們藉此機會表示謝意。

原則上，本叢書應該包括古今中外所有著名的哲學思想家，但是除了財源問題之外也有人才不足的實際困難。就西方哲學來說，一大半作者的專長與興趣都集中在現代哲學部門，反映著我們在近代哲學的專門人才不太充足。再就東方哲學而言，印度哲學部門很難找到適當的專家與作者；至於貫穿整個亞洲思想文化的佛教部門，在中、韓兩國的佛教思想家方面雖有十位左右的作者參加，日本佛教與印度佛教方面卻仍近乎空白。人才與作者最多的是在儒家思想家這個部門，包括中、韓、日三國的儒學發展在內，最能令人滿意。總之，我們尋找叢書作者所遭遇到的這些困難，對於我們有一學術研究的重要啟示（或不如說是警號）：我們在印度思想、日本佛教以及西方哲學方面至今仍無高度的研究成果，我們必須早日設法彌補這些方面的人才缺失，以便提高我們的學術水平。相比之下，鄰邦日本一百多年來已造就了東西方哲學幾乎每一部門的專家學者，足資借鏡，有待我們迎頭趕上。

以儒、道、佛三家為主的中國哲學，可以說是傳統中國思想與文化的本有根基，有待我們經過一番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展，重新提高它在世界哲學應有的地位。為了解決此一時代課題，我們實有必要重新比較中國哲學與（包括西方與日、韓、印等東方國家在內的）外國哲學的優劣長短，從中設法開闢一條合乎未來中國所需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3

求的哲學理路。我們衷心盼望，本叢書將有助於讀者對此時代課題的深切關注與反思，且有助於中外哲學之間更進一步的交流與會通。

最後，我們應該強調，中國目前雖仍處於「一分為二」的政治局面，但是海峽兩岸的每一知識分子都應具有「文化中國」的共識共認，為了祖國傳統思想與文化的繼往開來承擔一分責任，這也是我們主編「世界哲學家叢書」的一大旨趣。

傅偉勳 章政通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張序

這是我國大陸第一部系統而又深入地論述高達美及其哲學思想的確有水準的學術專著。

高達美的解釋學哲學，盡管被有的西方思想家評判為維護傳統的保守主義，但有的評論家卻認為這種評判是對高達美的誤解。無論如何，高達美哲學中非保守的、激進的思想確實是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對於我國大陸哲學界近幾年來某些一味拜倒或變相拜倒在傳統腳下的現象來說，高達美的解釋學哲學以及他所開創的當代解釋學的激進方面和積極方面，尤其值得我們重視。歷史的現在固然不能脫離歷史的傳統與過去，但另一方面，歷史的傳統與過去也離不開現在而獨立地、孤立地存在，因為傳統與過去的內涵和意義總是要在後來和現在中展開。傳統在其相繼流傳的程序中，必然要根據新現實的參照系而接納新的詮釋。正是這種新的詮釋不斷地打破傳統原本的限制，使傳統具有新的活力而在現在人面前展開一個貼近自己的新視域、新世界。所以傳統的流傳程序本身也就是不斷突破自身、更新自身的程序，所謂傳統的繼承與發展也就是這樣的程序。那種視傳統為離開後來的詮釋而孤立存在的完全過去之物的看法，實際上是扼殺了傳統的生命力，使傳統不成其為傳統。硬要把這種死去了的「傳統」搬到今天，以達到某種維護腐朽現實的目的，

2・高達美

這實在是高達美所開創的當代解釋學哲學所反對的。擺在我們面前的這部論述當代解釋學哲學創始人高達美的專著，對於大陸近幾年來出現的藉繼承和發揚傳統之名，行因循守舊、反開放和多元化之實的現象，顯然可以起到積極的衝擊作用。僅此一端，就足以說明這部專著出版的現實意義。

從理論上說，這部專著對於大陸的哲學工作也有頗大的啟發意義。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國大陸哲學界一般都被束縛於主體—客體的思維模式之中，似乎人生的最大意義和哲學的最高任務只不過是在主體與客體之間搭上認識之橋，從而認識到客體的最大、最高的普遍性或相同性而已。這種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主要來源於西方舊的傳統哲學。按照高達美的老師海德格的觀點，西方自柏拉圖以後二千多年的舊形而上學就是以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為基礎的。在海德格看來，人把握世界上事物的基本方式有二：一是把事物看成現成的、在手的東西(das Vorhadene)，實際把事物當做外在的認識對象或客體，這也就是主客二分的方式，所以海德格把西方舊形而上學稱為「現成在手的東西的存在論」。二是把事物看成使用的、上手的東西(das Zuhandene)，這是比認識更為切近事物的方式，它是一種使用中的煩忙，是深入事物、與事物打交道，在這種使用著的打交道的程序中，人與事物不是主客二分的關係，而是融為一體的關係，只有在這種關係中，事物才真正是其所是，才有整體的意義聯繫。海德格由此而提出了「事實的解釋學」。高達美遵循海德格的思路並引用海德格的「現成在手」與「使用上手」的概念來闡明他自己的解釋學哲學觀點。高達美不僅闡發了主客之間的融合，而且獨特地提出和闡發了古今之間的融合，這就更進一步發展了和深化了狄爾泰、尼采、海德格等人對主客二分式的批評。嚴平博士的這

張序·3

部專著通過對高達美哲學的論述，必將對僵硬的主客二分模式起到一些消解的作用。人不僅僅是認識的主體，而且是知、情、意等的統一體，人不應當僅僅把事物當作自己的外部對象而加以認識，而且原始地是和萬物一體相通的；人在有了主客二分的自我意識之後，還能進而超越主客二分，在更高的水準上回復和進入主客融合、物我兩忘的高遠境界。我以為人生的最大意義和價值以及哲學的最高任務也就在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境界和自己的哲學觀點，哲學家應當「尋找家園」而創作自己的哲學學說。我希望嚴平博士能在這部專著的基礎上繼續多在這方面作些理論上的闡發和加深的工作。

嚴平博士這部專著以高達美的《真理與方法》一書為核心，由此而延伸到對高氏全部思想的論述，最後以「高達美思想的當代遭遇」為題，勾畫了高氏與其他當代哲學家的爭論，以及高氏在這些爭論中對自己思想的闡發與發展，這就大有助於讀者全面和深入瞭解高氏哲學的實質及其在當代國際哲學論壇上的地位和影響。顯然，作者在本書中所提供的不是一些外在的、強加給讀者的結論，而是讓作者自行評判高達美及其哲學的寬廣空間。

古老的土地上需要新的滋養，我們的學術界需要這樣的新論新著。

是為序。

張世英

1996年3月1日於北京大學

自序：為了尋找家園

總之，他的思想是作為對邁斯特·艾克哈特所提的「你們為何外出」這一問題回答的全部嘗試。他對這一問題的再一次回答如同在普羅提諾、神秘主義、費希特、黑格爾那裏曾經回答過的一樣：為了尋找家園(um *heimzufinden*)。

——《哲學的學徒之年》

在二十世紀的德國哲學中有三部劃時代的巨著，即胡塞爾的《邏輯研究》(1900/01)，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1927)以及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真理與方法》(1960)。這已是學界較為公認的看法。由於高達美哲學解釋學的出現，解釋學在當今已成為「顯學」❶。

❶ 關於解釋學的影響，穆勒一伏爾默(Mueller-Vollmer)在其《解釋學導讀》說：「對解釋學問題的關注在近幾十年中已成為共識，解釋學這一術語及其派生物已被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的代表人物越來越多地頻繁使用……今天，解釋學這一術語指示了這樣一種關注，這種關注為諸如哲學、社會學、歷史、神學、心理學、法學、文學批評以及最大程度上是人文學等知識領域內的成員所擁有」。見穆勒一伏爾默編，《The Hermeneutics Reader》，序言，頁IX，紐約，The Continuum

2 · 高達美

《真理與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的出版標誌著哲學解釋學作為一個哲學流派正式登上歷史舞臺，同時也向世人展示了一系列全新的思想和概念。其中，真理概念更是至關重要。對於真理(Wahrheit)這一古老的概念，人們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其後也是一個經久不息的話題，不過它一般僅限於認識論範圍之內。但自尼采開始，就在摧毀真理在認識論上的至尊地位。海德格則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展示了真理的內涵。他既釋放了作為西哲史上囚徒的存在，也釋放了真理。其真理學說成為日後高達美真理學說的直接來源。高達美亦從本體論的角度去發掘真理的內涵，也將真理與藝術、詩等聯繫起來，但與之不同的是，他從哲學解釋學的視野出發，將真理發展成一個完備的體系。這種體系並不在於他對真理是否作出完滿明晰的定義，而在於他對真理問題的徹底改造和他對真理內涵的延伸。這就使得真理大大超出以往所局限的範圍，使真理走向了藝術、歷史和語言，使真理從封閉的科學領域走向了理解、生活世界，也走向了他後期所發展的新的概念：理性和實踐。嚴格地說，其真理學說遠不局限於他學術生涯中期所著的《真理與方法》。實際上，他後期對真理的關注仍不減於前期。（西方學者一般將高達美的學術生涯劃分為三個時期：1922–1949年為其學術思想的早期，這段時期也可被稱之為前解釋學階段或「政治的解釋學」階段；1949–1960年之間的11年為中期，即構思醞釀《真理與方法》的孕育期，也可以說是哲學解釋學的創立階段；1960年至現在是其學術生涯的晚期，是其哲學解釋學理論的運用階段，也被稱之為實踐哲學階段。）在這一時期，他把哲學解釋學的一系列基本觀點用來探討了許多社會倫理問題，如理性、實踐、實踐智慧、善、科學與哲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1989年。

學的關係等。② 不過，後期已從理論的真理進入到運用的真理，他的哲學已從理論的解釋學走向了實踐的解釋學，即價值倫理學。但無論何時，其真理觀都是他一以貫之的主題。從高達美出版的著述來看，《真理與方法》被列為《全集》十卷中的第一卷，這不能不說有一種奠基性的意義。在《真理與方法》出版前後，高達美圍繞這一論題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後收錄在《全集》第二卷中，作為《真理與方法》的補充和索引本出版。其中的重要文章如〈現象學與辯證法——一個自我批判的嘗試〉和〈高達美自述〉，論述了其方法來源、理論基礎和思想發展。專論真理的文章有〈何謂真理〉和〈人文科學中的真理〉。其餘諸篇也與真理有或多或少的關係。《全集》第三卷和第四卷均題為《新哲學》。第三卷重點論述了三個代表性人物：黑格爾、胡塞爾和海德格。他們都是高達美真理思想的理論來源。本書中有他為海德格《藝術作品的起源》一書所撰寫的導言〈藝術作品的真理〉。第四卷的副標題為「問題—構成」，其內容涉及到哲學史、時間之謎、倫理學問題、人類學問題等。這卷與其後期所發展的運用真理(如理性、實踐)關係非常密切。另外，高達美受其先師海德格的影響，以自己淵博的古希臘哲學史知識，撰寫了大量古希臘哲學的著述，後收錄在《全集》第五、六、七這三卷洋洋灑灑的集子中。這裏面，記載了他真理觀的古希臘之源，以及他從柏

② 關於高達美學術思想的分期，詳見蘇里萬(Robert R. Sullivan)的《政治的解釋學：漢斯—格奧爾格·高達美的早期思想》(倫敦，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出版社，1989年)中的第一章〈早期高達美導言〉，頁116。蘇里萬是研究高達美早期思想的著名學者，除此書外，他還譯有高達美的自傳體著作《哲學的學徒之年》(*Philosophische Lehrejahre*，英譯本*Philosophical Apprenticeships*《哲學的學徒》，劍橋，1985年)。

4・高達美

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那裏繼承而來的實踐、善、時代精神等概念。第八、九卷題為《美學與詩學》，它們收錄了高達美一系列有關藝術、美學與詩學的論著。藝術是高達美哲學解釋學真理觀第一個要維護的領域，故它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全集》第十卷是附錄和索引。總之，縱觀高達美的全部思想，其真理觀無論如何都應居於核心的位置。^③

高達美的真理觀窮根究底，乃是對科學時代的境況的一種反思和反映。這從他《真理與方法》一書的標題就可以看得出來。他所謂的方法其實是指自然科學方法，尤其是指由培根和笛卡兒分別開創的經驗歸納法和演繹法，以及人文科學從自然科學那裏借用來的方法。說到底，也就是方法在科技昌明的今天所造成的控制意識。方法論時代其實也就是科學濫觴和科學控制加劇的時代。這種科學控制意識甚至由對自然的主宰而變成了主宰人的生活的東西。這便是使人異化為物的原因。在這種異化面前，真理不再是對存在和人的生活意義的揭示，而是變成與人相異的東西，並且，人類只能通過方法才能獲得它。這就是高達美首次讓真理和方法分離開來的

③ 這裏有兩點需要說明。第一，高達美是位多產的哲學家，《全集》十卷並沒有包括他的全部著述，如他的《短論集》四卷本只有部分被收錄，而他1922年的博士論文《柏拉圖對話中欲望的本質》(*Das Wesen der Lust in den Platonischen Dialogen*)只有打印稿副本存於海德堡哲學討論班的圖書館中，並未出版問世；第二，關於《真理與方法》在高達美全集十卷或其整個體系中的奠基性意義，我們從另一個方面也看得出來，這就是：由於《真理與方法》給高達美帶來的巨大聲譽，他在早期還不為人知的著作也相繼得到出版，當然也被人從哲學解釋學的角度進行解釋；而高達美的後期著述，更是被理所當然地解釋為哲學解釋學的「應用」。

理由，其含意是：方法並不能保證人獲得真理，方法並未給人提供一條通向真理的康莊大道，相反，真理困惑著具有方法的人。方法使真理異化並有放逐在外的感覺。他的目的，正是要使真理重返家園。當然，高達美對方法的批判和對方法的消解的主張是否正確，這仍是一個問題。因為他的真理理論直接就借助了現象學和辯證法這兩個方法來源。但是，他選取方法這一獨特的角度來批判當代科學的控制意識，這不能不說是其一大特色。

既然科學方法是異化之源，它並不能保證人們獲得真理，於是便著手探尋了幾條通向真理的非方法大道：藝術、歷史和語言。他通過對美學上的主觀主義（如康德）的批判，首先強調了藝術經驗與科學經驗的對峙，強調了藝術也是一種認識，藝術中也有真理，因為藝術就是一種自我理解的方式。藝術作為存在的真理之顯現，即是遊戲(Spiel)。遊戲擺脫了主體和客體，具有真理之發生(Wahrheitsgeschehen)和真理之參與(Teilhabe Wahrheit)的特性。這就突出了藝術作品的本體論意義。而藝術作品正是表現為本文和遺產，對藝術的理解總是包含著歷史的中介，由此高達美又提出了歷史理解中的真理問題。在他看來，理解不僅貫穿到美學之中，而且還貫穿到傳統和歷史之中，因為理解歸根到底是人在世的基本模式，人類的任何東西，如本文、傳統和歷史，均可還原為這種基本模式。真正的歷史對象並非對象，並不是主體或客體，而是二者的統一，是一種關係。此即他所謂的前科學的理解或前科學的真理。偏見在歷史的理解中作為真理的條件而出現，因為正是帶有偏見的人通過視界的相互尋覓和融合，才使得效果歷史發生作用；這種效果歷史的真理最終通過辯證法即問答邏輯而呈現出來。在高達美看來，藝術與歷史乃是理解的兩種模式，而這兩種模式最終統一於語

6・高達美

言。語言即理解，亦即存在的模式。「能被理解的存在即是語言。」

因此，語言就不是符號工具，語言並非摹本，它具有使世界得以表現和繼續存在的作用，故可以說，語言觀即世界觀。高達美正是在這種本體化和思辨化的語言中昭示真理問題的。正是由此，語言問題才在高達美的解釋學中佔有至關重要的地位。

在高達美學術思想的後期，他在與哈伯馬斯、里柯、德希達等人所進行的批判與反批判的論戰中逐漸將興趣轉向實踐哲學，而更為關注價值、生存等倫理學問題。但這並不是說，他放棄了他早、中期的真理觀念和對方法的批判，毋寧說，他是以實踐、理性、修辭學、善等語詞來表示他對真理問題的關注的。中期對科學技術的批判甚為激烈，晚期溫和了一些，不再強調科學與真理或方法與真理之間的截然對立，水火不容，只是說，在科學濫觴的今天，人們既要看到科學給人帶來的益處，更需要人在目前的狀況中保持理性，對其作清醒的反思。❶ 這是一種有效的自我理解，是理性的力量，同時也是解釋學的宗旨。因為倫理學也是一項理性的事業，即為人們提供正確的理解方式和生活方式。此即他所謂的實踐。在實踐中人類結為共同體，團結起來進行對話，而這種對話是永久的，是未完成的理解。高達美將解釋學的真理理論運用於人類生活經驗，實是為了給人類提供一劑救世良方。這就是他對真理問題重新審視的

❶ 一些學者表示過高達美所要反對的並不是科學，而是對科學所作的錯誤理解，即反對那種認為科學是真理的唯一衡量標準、科學方法是獲得真理的唯一保證的主張。伯恩斯坦(Rechard J. Bernstein)說：「高達美批判的主要目標並非科學，而是科學主義。」(見《超越客觀主義和相對主義》，費城，1983年，頁168)；另見荷伊(D. C. Hoy)的《批評的循環》，加利福利亞大學出版社，1978年，頁119。

意義。

高達美所說的真理是一種前科學的 (Vor-Wissenschaftliche), 或者說前蘇格拉底的 (Vor-Sokratik) 真理，這種真理源於古希臘的巴門尼德，因為他最早區分了一與多，並斷定了思維與存在的同一。在二十世紀初期，高達美的先師海德格在其對古希臘哲學的研究中重新提出了這一問題。而高氏則秉承先師教訓，將其發展為一種完備的體系。當然對於這個完備的體系，人們必須作寬泛的理解，而不應拘泥於「真理」一詞，也就是說，不要期待高達美對真理概念作出完整明晰的定義，也不要期待他給人們提供一套有別於其他人的真理標準。事實上，高達美很少提及真理。他並沒有對真理作理論的探討，更不要說方法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對理解的歷史性、傳統的力量以及作為世界觀的語言性等等所作的大量豐富的分析。^⑤ 翻閱《真理與方法》，人們會發現真理並不是全書的整個主題，它僅僅在書末才被簡略地討論。「真理」一詞甚至沒有在索引中標注出來。^⑥ 高達美哲學解釋學的願望，並不在於提出一種新的真理理論和方法理論，而在於使一種關於真理的本源性的、前科學的經驗為人認識，這種真理經驗在理解人文科學和技術的生活世界時，是被科學主義和客觀主義遮蔽著的。由此，高達美才用這種解釋學的真理來表達他對本體論的強調，並使歷史研究為人注意，而非著力去強調一種抽象的真理概念。真理是理解中持續發生的東西，它並不需要演繹 (Deduction)，相反，它必須從它的本源（即主—客體的原始的同一），從它自身中顯現出來。

^⑤ 見格龍丁 (Jean Grondin) 的《解釋學的真理?》，西德學院論壇出版社，1982年，頁1、2。

^⑥ 同上書，頁174。

8 · 高達美

高達美的這種前科學的真理是對自柏拉圖、尤其是自亞里斯多德以來的符合論 (Korrespondenz Theorie) 真理觀的揚棄和批判。這種符合論真理觀自那時以來一直盛行不衰，成為西哲史上認識論的主線。它以主—客體的分離為特徵，無論是側重於客體的唯物主義，還是側重於主體的唯心主義，都未能免除這種分離。而高達美的真理則是主—客體的源始的同一，是存在的去蔽、揭示和顯現。這是對科學及其方法的反叛，因為科學與方法就是立足於主—客體的分離的，它使二者對立，以便主體能對客體作靜態或動態的研究，進而控制客體，征服客體；而客觀主義科學觀也打著尊重客體、尊重規律的幌子對自然進行公開任意的劫掠，而非對自然進行保護。海德格曾反覆論述過這一主題，並暗示了主體性的死亡。高達美繼續了這一主題，並在其漫長的學術生涯中證明：由於科學的控制意識已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由於主體對客體的勝利而滋生出的方法論意識，真理已經無家可歸並處於放逐的途中。像海德格一生都在憂思如何喚回存在、思一樣，高達美也憂思如何才能喚回本真的真理，如何才能使它從異化中重返家園。

這便是高達美的懷鄉病 (Nostalgie)，懷鄉意識。他早年研習古希臘哲學，並由此獲得博士學位。晚年他也是從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那裏尋找源泉，汲取養料。這一切，都是為了實現他的「為了尋找家園」(um heimzufinden)和「使自己處於家中」(Einhausung)。在他看來，古希臘是他的家，他的真理在那裏，他的理性、實踐、他的存在的本真性、他的善、幸福、友誼、實踐智慧 (Phronesis) 等都在那裏。因此，他自然想回到他早期學到的東西中。他的後期向前期的返回是其思想中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他後期從理論哲學轉向應用哲學，轉向人、生存、價值等倫理學問題，這同蘇格拉底